

台灣愛玉子研究第一把交椅——黃永傳教授

林秀美

回憶日本在南進基地（台灣）設台北帝國大學，投入相當優秀之人才，我們有幸俱在其熱帶農學第二講座奉職。光復後，國民政府又投入全國精英之相當大的比率來台灣（復興基地），台灣大學承襲台北帝大之氣氛，同事們尚能專心勉勵自己之學問。即自一九三〇年代至一九七〇年代，台大人之基本態度為查究真正事實為基礎，由人類未知之世界挖出一點一滴來追加人類智識為本份。（出自《悼念陳貴先生》文，黃永傳作，民86年6月）。

黃家從清咸豐年間移居艋舺，祖父黃恩邦在日據時擔任口譯，做人處事極為勤奮，雖在父親九歲時即過世，然父親黃鐵深受濡沫，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（校址在今之祖師廟）畢業後進入日商辰馬商會任職，認真得力，受到日人破格拔擢，一九二九年，日本「龜甲萬醬油」在台灣成立販賣株式會社，聘卅七歲的黃鐵出任總經理，這在當年算是異數。光復後，長年建立的事業隨之煙消雲散，然黃鐵以逾半百之齡，經由考試取得公職人員資格，擔任台北市壽區區長，繼續為鄉里服務（註一）。

父親白手起家，又因政權更迭起落，這一切都看在長男永傳的眼裏，當他台北二中畢業後，決定考台南高等工業學校（成功大學前身）唸化工，一心只想為父母減輕家計負擔。

年少時求學與謀職一度有「二等國民」情結。以高等教育為例，台灣人（本島人）錄取率仍遠較日本人（內

地人）為低，當時三年制之台南高工學生總數約二百人，其中台灣人不到三十位。畢業成績雖稱優異，卻限於台灣人身份未能爭取到好職位，幾經考慮，決定繼續進修，所以報考台北帝大。

台北帝大：讓我有思考的空間

昭和十四年（1939）四月進入台北帝大理農學部就讀，同期有現任大同公司董事長林挺生先生（化學科）和「台灣眼科之父」陳五福醫師。據黃教授表示，年輕的陳先生（農化科）個性內向，與日本同學相處不來，大一



▲黃永傳教授（右）一年級時與同級生陳五福（左）、學長李龍修（三年級，現為中台橡膠董事長）合照。（黃永傳提供）



▲ 昭和十四年（1939）冬，熱帶農學第二講座師生聚餐。坐者右一為田中長三郎教授，左四為助教授中村三八夫，左二為黃永傳，時為一年級；立者右二為講師田中論一郎，左三為助手小田島喜次郎。（黃永傳提供）

那年暑假某日，同學結伴至永和中正橋下划船，倆人曾就此促膝長談，後來陳先生轉攻醫學，造福台灣同胞無數，貢獻至鉅。

而他之所以從化工轉而讀農學，也只是單純地以為園藝既可謀生又養生，而觸發他有這種想法的則是大姐夫徐慶鐘。徐慶鐘為台北帝大第一屆農學士，與黃教授的大姐黃珍為夫妻，在內湖闢有五甲地專種柑橘，他曾在休假時去幫忙，受到徐的鼓勵，遂發想種柑橘的心。

台北帝大基本上是通才教育，雖是讀園藝，除了園藝學汎論、熱帶果樹學等專業科目外，其他諸如畜牧、氣象、植病等課也都要選修。比較特別的是每一個學生歸屬於一個講座，該講座的教授、助教授、講師、助手與學生於上課之外，共同研究，甚至吃玩都在一起，所以不只是理論，園藝方面的實務訓練更是紮實，當時熱帶農學第二講座的園藝圃場（位於現今管理學院），場內栽培無數標本供學生實習，黃教授當年在這裡接了一千多株柑橘，他表示學校雖未強制學生常常到農場實地研習，但不去絕對是自己的損失。對於如今台大農場開發農產品販售，他不表同意，並毫不諱言當年馬保之院長（民43/2507）請他開發經營果汁產品，他個人認為與台大教學研究的根本意義相悖予以婉拒。

由於人數少，學生彼此間還算熟識，尤其男生的軍訓課，不同學部的學生一同操練，有聯誼的效果。二、三



▲昭和十六年十二月（1941），第12屆理農學部畢業生師生合影，攝於行政大樓正門前，時戰事吃緊，堆有砂包。前兩排戴圓帽者為教師，後兩排戴角帽者為學生。坐者左起：？、田中長三郎（園藝）、松村宗治（數學）、？、三宅捷（生化）、素木得一（昆蟲，時任理農學部部長）、安藤正次（總長）、？、？、早坂一郎（地質）、佐藤正一（食化）、？、牧隆泰（農工）、安田貞雄（育種）。立者前排左起：高坂知武（農機）、？（學生）、？（學生）、？（教官）、？、？、白鳥勝義（氣象）、後藤一雄（植形）、山根甚信（畜產）、？、？、？。第三排左二為黃永傳，第四排右五為林挺生。（黃永傳提供）

年級時家裏住膩了，於是和宋瑞樓先生（註二）等三、四人在羅斯福路上合租房子，那棟樓叫「帝大前Hotel」，其實只是民間經營的學生宿舍。

「大學生生活單純，幾乎天天玩，做學問的壓力很低」他如是說。他最常做的一件事是：躺在堀川堤防外向東之斜坡（今新生北路十四、十五號公園附近），雲雀振翅飛掠上空，觸目所及盡是一望無盡的綠田，他翻著《孫子兵法》，聽著雲雀自在悠鳴，常想：人到底在做什麼！

田中教授：恩師行誼令人懷念

台大讓他有空間思想，教授田中長三郎則令他懷念特別多。田中教授專長溫州蜜柑分類研究，留歐三年回國後主持農學・熱帶農學第二講座（園藝），助教授為中村三八夫，另有一位講師及兩位助手。由於當時鳳梨產業在台灣極為重要，原本有志研究柑橘的他，經過和老師們討論，後來改以研究鳳梨的快速繁殖法為畢業論文。

因美日戰事吃緊，原定三年的學制臨時縮短為兩年九個月，一九四一年底，眼看畢業在即，大學畢業後要做什么？年少的他再次躊躇，為此特地至田中教授家中尋求解惑，「當時我問了三個問題：一是人類活著幹嗎？二是台灣人未來前途如何？三是我畢業後的就業問題。」語畢，田中教授立刻領會少年十五二十時的徬徨，回應一句「假如今天我拿刀要殺你，你要不要？」並且作勢要砍他，少年自是不願，只是未能完全體悟個中道理，在回家路上回味咀嚼不已。畢業之前某天，「田中教授說『老黃，你留著做助手吧！』讓我欣喜若狂！抱緊佛腳，就此一生路程全在象牙之塔，不再變更」。

出於愛才，田中教授對他照顧有加，完全不因他是台灣人而有所不同。「田中老師深具博愛精神。某個中午大家在研究室吃飯，中村老師說我是日本官吏，應該改日本姓氏，我則推說因祖母健在，長輩不肯，剛好田中教授走進來，聽到眾人議論，反問中村：『你不知道菲律賓的歷史嗎？他們改西班牙名之後又改回去，何苦多此一舉？』眾人則默然不敢答話」。

美日開戰後，為了補充兵源，日軍幾乎隨心所欲地徵調所有師生入伍，雖然台灣兵大多擔任技術性或伙夫工作，畢竟身在戰場，禍福難料，誰知在昭和十九年（1944），日軍徵調令即到，後來還是由田中教授具狀擔保，以「此人為我工作，無人可替，以及培養人才不易」的理由，免除徵調；田中教授不僅為他傳道、授業、解惑，更解救了他，提起這件事，他直呼自己太幸運了！

田中文库：亞洲罕見植物寶鑑

昭和十七年起任助手，助手為判任官（相當於今之委任），起薪六十七元。主要工作在協助田中教授調查南方植產資源的計畫。當時田中主持「南方植物產業資源研究小組」，大事蒐集世界各地的熱帶植物有關文獻，進行熱帶植物分類解說圖鑑、用部（可用部位）資料檔的建立等，計畫執行兩年多，彙整完成三千多種熱帶植物資料庫。該小組成員有莊琮晃先生（黃之前一屆學長）

、小田島喜次郎助手、三位女性助理和他。他的工作即是查閱所有熱帶植物文獻，以自行設計的卡片建立用部資料檔，其中以印度、馬來西亞和印尼三個地區的資料最具代表性。

「往昔日人視帝國大學為神聖無比之學究殿堂（即象牙之塔），有朝一日能在帝大唸書、工作為人生最高境地，此種想法請大家回想《阿信》、《阿香》等電視節目中之帝大少爺則可了解其中一般，為了投入學問不惜萬貫



▲黃永傳教授在國產加工館教室上課情形。（黃永傳提供）

家財者大有人在，不然錢財有何用？田中教授也是其一」。他回想當助手時，田中教授研究室藏書多達好幾千冊，造價約值當年美金十萬元，不論就種類、數量、內容而言均極其豐富。又名 Penzance 文庫的田中文庫現藏於總圖書館，於今看來至為珍貴無價。

光復後離開台北至南部，三年後才返回母校任職，他表示並不清楚當年圖書接收情形，惟對於這套文庫五十年來未能充份運用於教學研究上，深感惋惜，而今有蔡平里教授與圖書館協同整理中，塵封半世紀的田中文庫終有重現世人眼前的機會！

二二八經驗：有驚無險的一天

昭和廿年因患瘧疾，辭去助手之職在家靜養。光復後，南下高雄縣立農事試驗場任場長一年，同時兼任省農試屏東農業試驗分所所長。甫滿廿八歲即主管兩個重要的農業機構，難免年輕氣盛，不擅周旋，台北二二八事件發生一週後，「我覺得局勢不穩，決定全家遷入試驗場暫避，過了兩三天，幾名國軍到試驗場來抓山地人，竟在育種最重要的「原原種田」（高雄十八號水稻）上亂跑，為了保護該田不受破壞，我出面制止，結果被帶走，由於當時我還不太會說國語，所以請一位福建省籍同事和我同行，到市府大門，警備森嚴，恰好看見警察局長，仗著幾分人面，我請同行的同事去問他，為什麼押我來這裏？結果局長說「沒事、沒事，可以回去」，當天同仁們為我煮了豬腳麵線壓驚」。

民國卅六年二月，二二八事件尚未穩定，他轉任省立農學院（現中興大學）副教授，翌年八月回台大任教，才聽說林茂生院長（台大文學院）罹難的事，「林院長

是我唸台南高工時教德文的老師。中日戰爭爆發後，有一次對時局發生疑問，我們（台籍學生）聯袂找他開導，他只說時間會解決所有問題，我們就會意，七年後，日本領台的問題果然解決，台灣光復。不料卻因二二八事件結束了他的生命，我們再也見不到他的慈顏了」！

愛玉子研究：台灣第一把交椅

日據時代台灣的愛玉子研究已有基礎，一九三〇年代初期，台北帝大生化教授三宅捷等人已認定愛玉子粘性物質為果膠（註三），迨光復後，具化工基礎與園藝專業的黃教授，有鑑於果膠是蔬果中特殊而重要的成份，在食品加工、醫藥及工業應用十分廣泛，於一九六五年首先開發出測果膠含量之配位滴定法，從而釐定對果膠之凝膠有重大影響之甲氧基含量之測定方法，果膠酯酶之活性，並進而確認台灣土產愛玉子的凝膠原理，在台灣的愛玉子研究實具有承先啟後的關鍵性角色。他說現在看來容易，當年可是用心良苦，每篇報告均要努力三兩年，實驗做了上百回，確定無誤才對外發表。

也許是看盡世態炎涼，除了教學研究以外，對世事向來不聞問，只在民國卅九年間，受傅校長懇託，擔任半年園藝系主任，傅校長過世他隨即卸任，他略有所感地表示「我對傅校長另有番感念，說來別人難以體會，每回到傅園憑弔，眼眶還會紅……」。

在台大前後五十年，自嘲老來講話較沒分寸，對於現在大學風氣改變多所評論。「何謂大學？我深刻記得日本大學令第一條『大學是探究學問的蘊奧之處也』，以及田中老師說過的，良好的大學有三個條件：圖書（包

括數量及管理)、儀器(設備及操作技術)與教授有學者風範,人格與道德高尚)。現在教授沒學生不行,以前可不是這樣,記得以前素木老師教昆蟲學,因學生遲到,憤而罷教,這在當下恐怕難以想像」。他也認為自籌校務基金加重學校教學研究之外的負擔,國家應顧及教授的立場與尊嚴,全額支付教育經費才是,不過這種想法或許現時已行不通,因大學太多了。

黃教授在興大、台大任教之漫長期間所開過的課程計有農學概論、園藝學汎論、熱帶果樹學、園產品加工學、果膠化學、果汁製造等等,他的授課原則是「當天和尚敲一天鐘,絕不馬虎」,民國七十七年二月退休,現為名譽教授。他覺得此生過得很有意義,也夠快

活,下輩子還要當台大教授。公餘他為黃家做族譜,也呼籲園藝系儘快撰述系史,並表示只要有人來問,他有關必答,因為他急著將他所知道的一切傳承給下一代,善盡台大人的責任。

註釋

註一:部分資料參照張蒼松著《典藏艋舺的歲月》,172-187頁,1997,台北:時報出版。

註二:宋瑞樓醫師為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三屆(1941)畢業,國內B型肝炎研究先驅,中研院院士、醫學院名譽教授。去年八月甫過八十歲大壽。

註三:參照林讚標博士編《愛玉子專論》,1991,台灣省林業試驗所。

徐慶鐘：台灣第一位農學博士

徐慶鐘為台北帝大農學部第一屆畢業生,更是台灣人第一位農學博士(一九四五年取得),與黃鐵之女黃珍結縭數十載,至為恩愛。歷任母校農學院教授、農林廳長、內政部長、行政院副院長等職,開台灣學者從政之先,對台灣農業發展之貢獻功不可沒,一九九六年三月去世。

圖為昭和六年(1931)台北帝大文政、理農學部第一屆畢業生與學弟們合影紀念。坐者為畢業生,左起:徐慶鐘(農學士)、蔡雨澤(農學士)、柯設偕(文學士,馬偕博士的外孫)、劉興文(農學士),後排立者左起:林開煥(農,二年級,後為農學院教授)、陳錫卿(政,一年級,曾為民政廳長)、陳正中(農,二年級,轉讀醫學)、胡煥奇(政,二年級,自華南銀行退休)、田大熊(文,一年級)、吳守禮(文,一年級,自台大教授退休)。(照片為吳守禮教授提供)

